

FIRST AMONG EQUALS

BY JEFFERY ARCHER

(英国) 杰弗里·阿彻

王理行译

靠写作通俗小说翻身的
英国故事大王的名篇佳构



政坛三雄

——三个想当首相的年轻人的激烈角逐

《外国通俗文库》出版说明

本文库以选介外国通俗作品为己任，主要移译可读性强并有一定价值的社会、政治、历史、言情、志异、传奇、科幻、惊险、侦探等方面的小说，同时兼及读者面较广的非小说作品，旨在满足广大读者对通俗作品的日益增长的需求，并为我国有关专业工作者提供研究借鉴的资料。

• 外国通俗文库 •

政坛三雄

〔英国〕杰弗里·阿彻

王理行 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铁西小区)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2.25 插页2 字数275,000

1989年2月第1版 1989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500册

ISBN 7-5407-0398-9/1·303

定价：4.70元

序 幕

1991年4月27日 星期六

查尔斯三世国王终于作出了决定。

选举已依照皇室颁布的法令按时举行，所有的临时投票站都已关闭，选票统计好后，计算机停止了工作。无论是专家还是业余人员，当他们听说最后结果时，都难以置信，瘫倒在床上。

那个星期五，新任国王彻夜难眠。在过去的24小时里，许多朝臣纷纷进谏。国王把这些建议都再次作了考虑。鉴于他登上王位为时极短，需要他作出的选择绝非简单之举。

议院塔上的大钟敲了六响。几分钟后，国王卧室外的走廊上放好了晨报。国王悄然下床，穿上晨衣，开了门，见到男仆吃惊的样子便笑了笑。他收起报纸，将报纸拿到晨室去看，以免惊扰王后。他在他偏爱的那张椅子上一坐好，便急忙看起各报的社论版来。那天，只有一件事值得各报社论注意。舰队街^①的编辑们都得出了一致的结论。选举结果竟分毫不差，新任国王被推到了极其微妙的境地：他该让谁来担任他的第一任首相。

^① 舰队街在英国伦敦，以报馆集中著称。

接着，多数报纸都按自己的政治倾向，向国王提供应考虑人选的建议。只有伦敦《泰晤士报》未提供此类意见。它只是说，如果国王陛下想让他君主政体在现代世界中保持信用，他在面对第一次由宪法规定而来的危机时，得显出巨大的勇气和刚毅来。

这位43岁的国王把那些报纸丢在他坐的椅子边的地板上，又斟酌起该选谁的问题来。他暗自思忖，政治真是场奇特的游戏。不久前，显然有三个人值得考虑，紧接着，其中之一不再是竞争者。剩下的两个——他猜他们那天晚上也没合过眼——相互的区别是再明显不过的——然而他们在某些方面又十分相象。他们两个都是1964年进入众议院^①，度过了25年下院议员的辉煌生涯。在他们被选为各自的政党领袖之前的这段时期里，他们分别担任过贸易、国防、外交和财政等部的大臣。

如今的国王当时是威尔士王子。他一直在冷眼旁观着这两个人，渐渐开始赞赏他们对公众生活所作的不同贡献。从个人角度而言，他总是在喜欢一个的同时又尊敬另一个。

国王看了看手表后，在身边的桌上按了一下铃。一个身着皇室蓝制服的男仆应声而入，好像他整夜一直等在门外似的。他逐一摆出国王的晨装。这时在隔壁房间里，国王的洗澡水已放好，这位最高统治者走了进去。他回来时默默地穿上衣服，然后在靠窗的一张小桌旁坐下，等人端上早饭来。他独自坐着。他曾严令，孩子们一个也不得来打搅他。

8点钟，国王回到书房听早晨的新闻节目。没什么新鲜的报道。此时的评论家们只是在等着瞧，究竟两人谁会被邀

① 众议院又称下院或平民院。

入王宫吻国王的手。

9点15分，国王拿起话筒，只这么说了一句：“请你即刻就来。”不一会儿，国王的私人秘书进来了。他鞠了一躬，但一声不吭，因为他看到最高统治者在沉思。过了好一会儿，国王才开口。

“我已作出决定，”他轻声说道。

目 录

序 幕.....	(1)
后 座 议 员.....	(1)
二 部 低 级 职 位.....	(42)
三 部 国 务 部 长.....	(157)
四 部 工 党 内 阁.....	(229)
一 部 保 守 党 内 阁.....	(297)
第 六 部 政 党 领 袖.....	(341)
第 七 部 首 相.....	(380)
译 后 记.....	(388)

第一部 后座议员

(1964—1966)

1

假如查尔斯·格尼·汉普顿能早九分钟出世，那他就会成为一名伯爵，并可继承在苏格兰萨默塞特郡的一座2·2万英亩的大城堡，以及在伦敦市的一家蒸蒸日上的银行。

在生活的首次竞争中屈居第二的全部影响，查尔斯好多年后才完全体会到。

他的孪生兄弟鲁珀特生命艰难，几乎夭折，来到世上后的数年中，儿童常见的疾病他全都得过，更有甚者，他还害过猩红热、白喉和脑膜炎。这使他母亲汉普顿太太日夜为他的生命担惊受怕。

查尔斯却是个幸运儿，他一人继承的汉普顿家族的雄心，即使他哥哥和他自己两个人分，都已经够大了。兄弟俩才几岁时，第一次碰到他们的人便都错以为查尔斯是伯爵爵位的继承人。

年复一年，查尔斯的父亲煞费苦心，想在鲁珀特身上找点什么强过他弟弟的东西——但没成功。兄弟俩8岁时，被双双送进萨默菲尔兹的预备学校，汉普顿家世代代在进严格的伊顿公学前都要先入此校培训。入校第一周，查尔斯即

被选为班长，谁也无法阻挡他前进的道路，12岁时，他成了学生团体的头目。与此同时，鲁珀特却被当作“小汉普顿”。兄弟俩接着都上了伊顿公学。在伊顿的第一个学期，查尔斯在课堂上的每门功课都压倒鲁珀特，在河上划船比鲁珀特快，在拳击场上差点把鲁珀特打得一命呜呼。

1947年，他们的祖父，布里奇沃特第13代伯爵寿终正寝，16岁的鲁珀特随即成了汉普顿子爵，而查尔斯继承的只是个毫无意义的姓名前的尊称。

尊敬的查尔斯·汉普顿每次听到陌生人毕恭毕敬地称他哥哥为“老爷”时，总是愤愤不平。

在伊顿公学，查尔斯一直表现突出，中学毕业时当上了联谊辩论俱乐部——孤傲的伊顿公学俱乐部——的主席，尔后被牛津大学录取，攻读历史。在这些年中，鲁珀特未作出任何炫耀之举。这位年轻的子爵18岁时回到家庭庄园，以地主的身分度过余生。命中注定要继承2·2万英亩的城堡的人决不可称之为农民。

在牛津大学，查尔斯摆脱了鲁珀特的阴影，飞速长进，他突然发现该大学也没什么了不起。每星期，他都把时间花在研读亲族的历史上，周末则去参加室内聚会，要么就骑马纵狗打猎。谁也不曾提起鲁珀特将要进入上层金融界，因此人们猜想，查尔斯在牛津大学一毕业，就会接替他父亲进汉普顿银行，先担任董事，到时候再当银行总裁——不过，最终继承家庭股票的仍然是鲁珀特。

一天晚上，一位从萨默维尔来的妙龄女生，拉着可敬的查尔斯·汉普顿去牛津大学联合会。温斯顿·丘吉尔爵士大驾光临，参加讨论“我宁愿做凡人，不愿当勋爵”这一议题。真是机不可失，那位女生要查尔斯去听听。不过这一

听，就使上面的那种猜想变了。

大厅里挤满了热血学生，他们简直被这位老资格政治家的表现迷住了。查尔斯坐在大厅后面。在这位伟大的战争领袖进行他那充满智慧、颇具说服力的演说过程中，查尔斯的双眼一刻也未离开过他。不过，他脑海里不断地闪过这一念头：要是出世时另有偶然，丘吉尔就会是莫尔伯勒第九代公爵了。眼前的这位伟人曾经控制世界舞台达30之久，尔后却拒绝了一个感恩戴德的民族加给他的一切世袭荣誉，包括伦敦公爵爵号。

查尔斯再也不许他人提起他的名号了。从那一刻起，他整个的雄心已超乎种种空头的名号之上。

那天晚上，另一个听过丘吉尔演说的大学生也在思考自己的前程。他对那些拥挤在大厅后面的同学的举动视而不见。这位身材高大的年轻人系着白领带，身穿夜礼服，独自坐在凸起的讲台上的一把大椅子上。这是他身为牛津大学联合会主席的权利。他天生英俊潇洒，但这在选举中可没起任何作用，因为女性无法加入该会。

西蒙·柯斯莱克尽管是父母的第一胎，却并没因此比查尔斯·汉普顿有多少优越之处。他是个家庭律师的独子。为了保证他能在当地公立学校读下去，他父亲作出了巨大的自我牺牲，对此，西蒙渐生感激之情。西蒙的父亲在西蒙中学的最后一年离开了人世，仅给他的遗孀留下一笔微薄的年金和一个华贵的麦金利牌有摆落地大座钟。西蒙的母亲在葬礼结束一周后便把这座大钟卖了。这是因为其他男孩都理所当然地有“额外费用”，而西蒙的母亲不愿让自己的儿子在中学最后一年显得比人家寒伧。她同时希望，这样能给西蒙接

着上大学创造更有利的机会。

从会走路的第一天起，西蒙总是想把旁人远远抛在后面。美国人会把他说成“成功者”，而他的许多同龄人则会出于嫉妒的心理，说他有冲劲，甚至说他傲慢。在兰辛中学的最后一学期，他没能当上学生头头。校长如此缺乏预见力，西蒙觉得自己永远也无法原谅他。那年过些时候，他因微弱劣势失去了牛津大学马戴伦学院的入学资格，这是个他不愿接受的决定。

达勒姆大学在同一天的信中给他提供了一笔奖学金，但他回信拒绝了。他对母亲说：“未来的首相不是在达勒姆受教育的。”

“那剑桥怎么样？”他母亲小声问道。

“没有政治传统，”西蒙答道。

“但如果没机会进牛津，肯定……？”

“那不是我说的话，妈妈，”年轻人回答说，“开学那天，我肯定要成为牛津的本科生。”

目睹了18年来不大可能却成了现实的成功后，柯斯莱克太太已学会了不问她儿子这句话：“你怎么办得到呢？”

在牛津大学圣诞节学期开学前大约十四天，西蒙按预约来到艾夫利路边的一个小会客室。在房间角落里的桌板上，他想碰碰运气。他把牛津大学的所有学院列成一张表，然后把他们分成五行，计划每天上、下午分别跑三个学院。每到一处，便问负责接纳住宿的老师：“你们今年接收的新生中有不能来上学的吗？”这个问题不得到肯定的回答，西蒙便不罢休。

第四天下午，疑雾开始袭上西蒙的心头，他心想，不会到头来他下周还是得跑到老远的剑桥去。正在这时，他得

到了第一个肯定的答复。

威斯特学院负责录取的老师把架在鼻梁上的眼镜取下，抬头打量着这个年轻人。只见凌乱的头发披满他的额头，那双充满期望的棕色眼睛一眨不眨地瞪着老师，巴望他录取。艾伦·布朗是西蒙四天来拜见的第22个老师。

“有，”他答道，“说来很惨，一位诺丁汉姆中学来的年轻人被本院录取，但他偏巧在上月死于车祸了。”

“什么课——他要读的是什么专业？”西蒙一反常态，话语支吾起来。他心里祈祷着，不要是化学、建筑或古典文学。艾伦·布朗在桌上轻轻地敲打着食指。显然，他觉得这次小小的盘问颇为有趣。他扫了一眼身前的卡片，郑重说道：“历史。”

西蒙的心跳达到了每分钟120下。“我刚在马戴伦学院丢了攻读政治、哲学和经济的入学资格，”他说，“这个空缺你能考虑我吗？”

那个上了年纪人掩饰不住的住一丝微笑。24年来，他从未遇到过这样的请求。

“全名是什么？”他说着，把眼镜又带上，好像这次会晤的正经事要开始了。

“西蒙·约翰·柯斯莱克。”布朗博士拿起身边的话筒拨了一个号码。“是奈杰尔吗？”他说，“我是艾伦·布朗。你是否考虑过把一个叫柯斯莱克的人录取到马戴伦？”

后来，西蒙当上了牛津大学联合会主席。对此，柯斯莱克太太并不感到意外。她解嘲地说，说到底，这不就是通向首相之路的又一块垫脚石吗——格莱斯顿^①，阿斯奎斯^②……柯

① 威廉·格莱斯顿(1809—1898)，英国19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家，自由党领袖和4届首相。

② 赫伯特·阿斯奎斯(1852—1928)，英国自由党内阁首相(1908—1916)。

新莱克？

雷·古尔德出生在利兹他父亲肉店上面的一个狭小的没有窗户的房间里。他在出世后的前9年中和他疾病缠身的老祖母同住那间陋室。祖母61岁时去世。

这个老妇人的丈夫在大战中丧生。雷与祖母生活亲近，这对他来说还显得有点儿传奇色彩。当她跟他讲她那穿着神气的卡其布军装的英雄丈夫的故事时，他会听得心醉神迷。那套军装如今整齐地叠放在她的底层抽屉里，但在她床边的那张变为深棕色的照片上还可看到。不过不久，他祖母的故事却使雷充满了忧伤。他渐渐意识到，她守寡已近三十年了。她终年呆在那间狭窄的房间里，周围是她仅有的家当，还有一个发黄的信封，里面装着500张不能偿还的战争债券。雷意识到，她祖母除此之外对世界的了解少得可怜。对他来说，她终于成了一个悲剧性人物。

雷的祖母立了遗嘱，但那毫无意义，因为雷继承的只不过是那间陋室。一夜之间，它不再是双人卧室，而是成了书房，里面摆满了不断变换的图书馆藏书和上学用书。图书馆里的书经常迟还，这样就要罚款，花光了雷那点可怜的零花钱。但每当成绩报告单带回家时，雷的父亲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他不必把肉店上的招牌扩展成“古尔德父子肉店”了。

11岁时，雷赢得朗海中学的头等奖学金。他穿着有生以来的第一条长裤——被他母亲缩短了几英寸——戴着一副不大配他的脸的角质架眼镜。新学校开学那天他就是这副打扮。雷的母亲希望还有其他男孩和她儿子一样消瘦，一样不整洁，他那头凌乱的红发不至于不断地被人笑话。

第一学期末，雷惊异地发现自己远远超出同班同学。连校长也向他父母解释说：应该想开点，让雷跳一级，“好让这孩子增加一点压力”。那年主要是在教室里上课。到年底，雷成了全班第三名，其中拉丁语和英语是第一。只是在选拔运动队时，雷觉得自己样样落后。尽管他的脑子一直很灵，但这与他的身体似乎从来不可同日而语。

无论在何种场合，那年他关心的唯一竞赛是中学杂文奖。获奖者将于一年一度的授奖典礼日在学生及其家长的集会上朗读其参赛作品。甚至在他交上参赛作品前，他就私下在书房兼卧室里大声朗诵了数遍，因为他怕等到宣布获奖时再练准备就会不充分。

雷的年级老师告诉学生：杂文的主题可以自己选择，但他们应该尽量回忆一些自己独特的经历体验。看了雷写的关于她祖母在肉店上面那间陋室里的生活后，年级老师便无意再看下一篇了。他义务性地硬着头皮看完其余参赛作品后，便毫不犹豫地推荐古尔德的杂文获奖。他向雷承认，唯一有保留之处是题目的选择。雷感谢他所提的意见，但题目依然未变。

在授奖典礼那天上午，学校会议厅里挤满了九百名学生及其家长。校长作了讲话，掌声静下来了，接着校长宣布：“现在我请杂文竞赛获奖者宣读他的参赛作品：雷·古尔德。”

在大厅里，雷离开座位，充满信心地朝主席台走上去。他望着台下两千张充满期待的脸庞，却未显出一丝害怕的神色。这部分原因是第三排后面的人他就很难看清了。当雷报出他的杂文题目时，几个小孩窃笑起来，这使雷诵读前几行时结结巴巴的。但当他读到最后一页时，整个拥挤大厅里的

人全都静默无声；当他读完最后一段时，他在自己的生涯中第一次受到长时间的热烈鼓掌。

12岁的雷·古尔德离开主席台，回到父母的座位旁。他母亲低着头，但他仍可看到泪水滴下她的面颊。他父亲则尽量不想显出太自豪的神色。雷坐好后，掌声还在继续。这时，他也低头盯着自己获奖杂文的题目：“我当首相时首先要进行的变革”。

2

1964年12月10日 星期四

议长先生起身扫视众议院。他用力拉了拉那身黑缎长袍，又抚了抚遮住他的秃头而垂到肩部的假发。在一场特别吵闹的有关首相问题的会议上，众议院几乎乱了套。看到时钟已走到3点30分，他感到很高兴：转到当天下一个问题的时间到了。

他站着，两脚不停地转换位置，等着五百多在场的下院议员安静下来。接着，他一本正经地拖长声音说：“请求宣誓的议员们。”满座的与会者把目光从议长先生身上转向大厅的一端，就像一群人在观看网球赛。

新当选的下院议员站在众议院的入口处。他身高6·4英尺，看上去生来骨子里就是个托利党人。他那贵族般的头颅长在贵族般的身躯上，一头又长又密的棕色头发经过精心梳理，丝毫不乱。他身着暗灰色双排扣西装，系着一条栗蓝色相间的皇家近卫军式领带。查尔斯·汉普顿站在他的提议者和附议者中间，一起向前迈了四步。就像训练有素的近卫

军，他们止步，鞠躬，然后向那张长桌走去。长桌位于两边前排议席之间的议长席前。看到议会大厅事实上如此之小，查尔斯不禁有点惊讶：执政党与反对党的座席面面对，仅有一剑之隔。查尔斯回想起在历史上，一剑之距曾保证了那些相对而坐的残忍的敌手的安全。

查尔斯把两个倡议者留在后面，自己沿长桌走去，从首相和外交大臣的前面跨过。这时，下院秘书把誓词递给了他。

他右手拿着那张小卡片，铿锵有力地宣读每一句话，好像那是他的结婚誓言。

“我，查尔斯·汉普顿，郑重起誓：我将根据法律规定，绝对效忠于伊丽莎白女王陛下、她的继承人和她的继任者。愿上帝保佑。”

这位新下院议员俯身在测试档案（一种折成书状的文稿）上签字。这时，他的同事中传来“说得对，说得对”的话语声。查尔斯接着朝议长席走去，止步鞠躬。

“欢迎你进下院来，汉普顿先生，”议长边握他的手边说。“我希望你将在此岗位上服务多年。”

“谢谢，议长先生，”查尔斯说，最后鞠了一躬，然后继续朝议长席后那块小地方走去，托利党议会党团领袖曾在他办公室外的长走廊上为查尔斯排练过进入下院的小仪式，查尔斯已不折不扣地付诸实施了。

“祝贺你辉煌的胜利，查尔斯，”前首相、现任反对党领袖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爵士说，一边热情地握了握他的手。“我知道，对保守党和你的国家，你可以贡献很多。”

“谢谢，”新议员答道。等亚历克爵士回到反对党前席入座后，他抬步走上过道，在长长的绿色议员席后排找了个

位置坐下。

在随后的两小时里，查尔斯·汉普顿怀着一种既敬畏又激动的复杂心态挨过了下院的一系列议程。

查尔斯面前的议会机构正在进行热烈的辩论，这显得既简洁又公正。查尔斯对此惊讶不已。工党对托利党，执政党对反对党，大臣坐在议员席上，他的影子大臣则坐在对面的议员席上。就像两支足球队一样，查尔斯清楚每个位置都有人守——执政党大臣不断受到来自反对党的影子大臣的监督。他还知道，要是保守党在下次选举中获胜，目前的影子队伍早已作好准备，从落选的工党手中接管政府。

查尔斯扫了一眼旁听席，看到了他妻子菲奥娜和他父亲——布里奇沃特第14代伯爵，还有他哥哥——汉普顿子爵。他们都自豪地向下望着他。此刻，该哪个汉普顿来继承家族的衔头，是肯定不会有人产生任何疑问了。有生第一次，查尔斯发现了并非与生俱来，需经努力奋斗才能得到的东西。

查尔斯惬意地跨出了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步。

雷蒙德·古尔德低头盯着那张请柬。他从未见过唐宁街10号^①的内景。在过去13年保守党执政期间，工党分子很少有人见过。在早餐桌上，他把那张盖有钢印的卡片递给了妻子。

“我该接受还是拒绝呢，雷？”她用浓重的约克郡口音问道。

现在还叫他雷的只有她一个人了。如今，即使她想显出幽默也令他厌烦。希腊的悲剧家们写戏剧都是基于“致命的

^① 唐宁街在伦敦西区，是英国主要政府部门所在地，该街10号是首相官邸。

弱点”，他的致命弱点是什么，他自己毫无疑问。

在一次利兹总医院的护士们举行的舞会上，雷遇上了乔伊斯。他本来并不想去，但一个朗海中学的二年级学友劝他相信，去了会很有意思，交个好运。在学校，雷对女孩子很少表现出兴趣。他母亲不断提醒他，等他拿到了学位，这种事机会有的是。上了大学后，他敢肯定，在牛津还保持着童贞的只有他了。

结果，雷在饰有漏了气球的房间一角上独自坐着，头戴一顶苇草帽，郁郁不乐地低头喝可口可乐。每当他的校友从舞池里转过来——每次都换了个舞伴——雷蒙德便使劲向他笑一笑。他把眼镜塞进了内袋，因此也不敢肯定每次那个人都是他要向其微笑的人。他冥思苦想，他什么时候走可以不必承认这个晚上纯粹是场灾难。要不是她那浓重而熟悉的口音，他一定会被她的主动吓坏了。

“你也是本校的吗？”她问道。

“对，”他边答边抬起头，只见一个女孩，他估计女孩的年龄和他差不多。

“我是布雷福德人。”

“我是利兹人，”他应道，同时意识到这几秒钟里，他的脸已涨得和自己的头发一样红。

“那你的地方口音不重嘛。”

这话让他高兴。

“我叫乔伊斯，”她主动说。

“我叫雷，”他说。

“喜欢跳舞吗？”

他想对她说，他有生以来几乎没上过舞场，但他没这种勇气。他就像个木偶，被她引着走向跳舞的人群。他一直声